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莒县的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

迟晓婷 孙新明

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江西景德镇 333403

摘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是承载地方历史和记忆的重要载体，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莒县作为东夷文化的发源地，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在1992年获批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不仅能够带动自身的發展，而且能为同类型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提供借鉴。本文基于“整体性保护”和“活化利用”理念，在分析莒县历史文化资源价值、保护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整体性保护的框架，并提出“文化+旅游”“文化+产业”两大活化利用的方法，旨在探索一条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特色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道路。

关键词：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莒县；整体性保护；活化利用

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利用也逐渐成为人民幸福感提升的标准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莒县位于鲁东南，拥有以陵阳河遗址、莒国故城遗址等为代表的莒文化，以浮来山为载体的地质文化和以莒县过门笺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整体性保护”和“活化利用”理念是保护和发展名城的核心。莒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需用“整体性理念”统筹文化与环境避免碎片化保护；通过活化利用实现莒县名城的历史价值延续，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本论文立足于独特的莒县文化资源，针对名城保护中存在的空间割裂，脉络不清问题，引入“整体性保护”理念；针对旅游开发破坏文化遗产资源、业态单一的问题，引入“活化利用”的理念，从城市空间、文化旅游、文化产业三个方面，提出莒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利用策略，以实现文化传承、环境改善、经济发展和民生幸福的目标。

一、莒县历史文化资源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历史发展轨迹和社会风俗习惯等因素造就了各地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以省域（自治区、直辖市）为单元开展历史文化遗产空间体系研究可以较为完整地呈现地方文化脉络，形成区域文化价值的整体认知。^[1]位于山东省日照市莒县的莒国故城遗址是东夷文化的核心代表之一，见证了先秦时期山东地区的地方方国文明，其孕育的莒文化，与齐文化、鲁文化并列为山东三大文化体系，是区域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文化遗产类型多样

莒县县域内有浮来山镇、东莞镇、寨里河镇、东莞镇大沈刘庄村（大沈庄村）四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同时，由于文化的多元性，莒县境内文物种类丰富，有799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大朱家村遗址、杭头遗址、齐长城遗址—莒县段；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9处。此外还有刘勰故居、莒县人民会堂2处历史建筑。

莒县存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219项。其中，莒县过门笺属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剪纸形状像缩小的门帘，又名“门笺”“挂钱”“门彩”，是莒县民众春节期间悬挂于门楣的装饰物。一套完整的门笺通常为五张一组，悬挂时按“头红二绿三黄四水（粉）五紫”的顺序排列，体现严格的色彩礼制。在制作上，采用凿、剪、刻相结合的方法，有的还用点染的方法，形成渐变效果。纹样包括三类：文字类、图腾类、抽象类。作为承载鲁东南农耕文明记忆的非遗项目，莒县过门笺是当地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名片。另外还有《孟姜女的传说》《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国家级非遗；莒县周姑戏、莒县查拳等省级非遗；78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219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融合

莒县的一些文保单位都与旅游景区挂钩。县内有浮来山风景区等12个A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处，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处，旅游业持续繁荣。河流、水库、山体、矿产、村落等与民俗活动、传统技艺

等相结合组成了庄古村、天成寨村、赵家石河村、苑家沟村4个传统村落。浮来山风景区内的银杏古树，既是重要的自然遗产，又因为“鲁莒会盟”的历史和信仰，成为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坐标，这种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结合极大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二、莒县保护现状与主要困境

（一）空间割裂，脉络不清

莒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面临的核心困境之一，在于其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结构呈现显著的“碎片化”特征，导致整体文化脉络模糊不清。另外莒县缺乏历史文化街区，导致整体历史格局保护存在缺失。

莒县县域呈东北—西南走向，其历史城区虽位于县域中部，但承载核心文化价值的遗迹点却呈散点状分布。浮来山与屋楼崮作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分别在莒县的最西端与最东端，空间距离颇为遥远。文物保护单位多集中在东北、中部以南，这些关键的历史遗迹被现代化的建成区和交通路线所割裂，彼此之间既缺乏连接，也未能建立视觉上的呼应关系，导致在县域层面难以形成一条连贯、清晰的路径。

莒国故城地处老城区中部，其历史格局在长期的时空演变中已遭严重破坏。近数十年城市快速扩张与建设进程中，老城经历大规模拆建活动，历史街巷的原有空间形态逐渐改变，传统建筑形制被现代营造方式所取代。这种变化让名城特色越来越不鲜明，地方文化的记忆也找不到依托。当承载大家共同记忆的地点消失时，基于古城的文化故事就变得不完整，很难引起情感共鸣和认同感。

（二）旅游开发破坏文化遗产资源

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载体的文化城市而言，应该将历史文化作为城市魅力提升的关键。^[2]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莒县文化旅游业持续繁荣。2024年全县接待国内游客952.75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2.56亿元。同时，也存在着过度开发与商业化现象。莒县古城是在莒国故城遗址基础上建造的“仿古”建筑，现如今成为莒县的旅游景点，虽然叫“古城”，但早已失去原有的文化底蕴，整个景区弥漫着浓重的商业气息。浮来山风景区内是莒县重要的文物古迹聚集地，有定林寺、刘勰故居等重要史迹和活文物“天下第一银杏树”，而在旅游旺季时，大量游客可能会对古树根系周围的土壤、寺内古建筑的环境造成压力。

（三）业态单一，体验不足

莒县景区仍以传统观光为主，未能将莒文化符号有

机融入游览。在现有游览动线中，莒文化既无技艺展示，也缺少体验式活动设计，游客仍处于“被动观看”状态，难以建立对莒文化的情感连接与文化认同。本地民宿及酒店多停留在常规住宿功能，未将莒文化符号融入空间装饰、特色活动或伴手礼开发中，削弱了旅游点的吸引力与记忆点。

三、莒县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性保护策略

（一）划定三级保护区

莒县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它的保护应该遵循整体性保护原则。莒县的历史城区（莒国古城）划定为核心区域；老城区、经开区划定为缓冲区；沭河东、浮来山、闫庄、高铁片区划定为一般区域。^[3]对于历史城区，以古城墙遗址范围为基础，严格保护历史遗存的真实性，进行保护和开展文化活动与展示。老城片区等缓冲区的布局应该与莒县古城配套互补，设置游客服务中心、酒店民宿、餐饮、非遗工坊等，分担古城的服务压力，形成功能互补。沭河东、浮来山保护片区应规划连接历史城区与浮来山、沭河的文化绿道或风景道，通过骑行、徒步等方式，强化“古城—名山—好水”的一体化体验。闫庄、高铁片区应可以在公园、道路、公交站、高铁站等公共空间，鼓励建筑师从莒文化符号汲取灵感，设计出与莒文化相关的文化地标。

（二）构建历史文化长廊

1. 历史文化名村带领下的古村落集群保护路线

线路一以东莞镇大沈庄历史文化名村为核心，串联起柏庄古村、天成寨村、赵家石河村、苑家沟村四个传统村落。对它们的保护，可以依据村落的不同资源，进行定位和功能上的互补。柏庄古村曾是中共鲁东南特委驻扎地，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这里。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可以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红色文化旅游线路。天成寨村地处山区，地势险要，可以发挥山寨、田地、山林相结合的景观优势，助力乡村振兴。通过线路一的打造，避免了单一村落的保护，而是形成规模效应，提升文化影响力，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框架下的乡村历史文化遗产提供可行措施。

2. 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融合保护线路

线路二串联了自然景观沭河、浮来山风景区，人文景观莒国古城、莒州博物馆、莒县人民会堂、刘勰纪念碑，构成了一条文化遗产类型丰富的文化长廊。对浮来山风景区强化其文化内涵的解说，如浮来山与文心雕龙文化的关联；莒州博物馆应该提升展览水平和讲解服务，对莒国古城在保护真实性基础上增加商业与文化功能，

并使莒县人民会堂等设施承担起文化传播与公众教育的职责。将分散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联系起来,更有针对性地保护好不同类型遗产。

四、莒县历史文化名城活化利用策略

(一)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1. 打造“莒文化”品牌IP

莒县过门笺作为国家级非遗,不仅具有装饰性,还体现了地区文化特色,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形式,也是连接外地人与当地居民的纽带。所以可以根据莒县过门笺的特色打造品牌IP,实现从纪念品到文创消费品的升级。在角色设计上,可以选择“福”字的动物化形象,如“福鲤”。在装饰上,身上的服饰装饰鲤鱼跃龙门的图案,袖口运用过门笺常用的盘长纹。眉心刻太阳图案,鲤鱼形象的尾部采用剪纸的镂空效果,融合莒县的文化符号。配色使用传统的红色、金色,搭配蓝、绿、紫点缀。在动作上,“福鲤”可以手持门笺做出贴门的姿势。设计的卡通形象不仅可以作为旅游产品进行销售,还可以进行文化宣传,增强游客的文化体验和认同感。

2. 开发沉浸式文化剧本杀

沉浸式剧本杀作为一种融合角色扮演、逻辑推理与社交互动的现代娱乐形式,已成为文旅融合的创新载体。剧本内容可以立足莒文化资源,进行故事创作与情节设计。以莒国历史为背景、传统图像文字为线索设计剧情,使玩家在解谜过程中逐步了解莒地文明。民宿沉浸式剧本杀不仅能够提升游客的参与度,更能形成具有传播力的文化体验产品,借助游客自传播扩大莒文化影响力,实现文化遗产与旅游消费的良性互动。

(二) 文化+产业创新驱动

1. 推动跨界联名

在新文创战略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品牌联名作为一种融合文化创新与商业价值的跨界合作模式,逐渐成为品牌突破同质化竞争、实现文化赋能的重要路径。^[4]莒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相比齐鲁文化,它受到政治、地理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而提取文化符号,将其转化为设计产品等,就成了宣传莒县、使莒地文化重焕生机的重要举措。与学校合作、设计机构合作,推出有文化意义的联名限量产品,能够提升莒文化IP的知名度和市场吸引力。

2. 实施非遗“生产性保护”

莒县过门笺作为莒县最有影响力的非遗,不仅具有

历史价值,而且与当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有重要联系。对于它,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莒县的大柏林村采用了合作社经营的模式推动莒县过门笺的生产性保护,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8.2万元,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收益的双向共赢。^[5]除了合作社的方法,还可以发展企业带动模式。与积极进行文化传承的企业合作,企业将先进的技术与传统的手工艺相结合,开发符合当今社会人们审美观念的剪纸作品以及衍生产品。发展以“莒县过门笺”为代表的非遗生产性保护,目的并非批量生产剪纸,而是守护活着的文化思维与审美语言,它是破解非遗传承危机、激活历史文化名城活力的关键。

小结

历史文化名城是延续中华历史文化文脉的重要载体,也是世人观察中国厚重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6]莒县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它的保护利用并非简单的“修旧如旧”,而是要确立一种整体性、活态化保护的理念。立足整体性保护观念,划定三级保护区,并构建历史文化长廊;针对旅游业对文化遗产资源的破坏、名城内产业单一、名城保护利用的问题,立足于活态化利用理念,促进文化与旅游业结合,打造专属品牌IP,并开发沉浸式剧本杀,吸引游客;促进文化与产业联合发展,推动跨界联名、非遗“生产性保护”,让遗产真正融入现代生活,推动城市发展。

参考文献

- [1]王迪.整体性保护视角下省级历史文化遗产空间体系构建路径研究——以甘肃省为例[J].建筑与文化,2025,(07):209-211.
- [2]高睿霞.山东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空间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0.
- [3]莒县人民政府.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3-2035年),2024.
- [4]代继霞.新文创背景下品牌联名的视觉设计方法研究[D].湖南理工学院,2025.
- [5]山外乡村振兴研究院.新时代记录村史(一):深耕莒县大柏林村:解码非遗赋能密码,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2025.
- [6]郭建晖,梁勇,龚荣生.历史文化名城的复兴及其启示——来自景德镇镇的调研报告[J].江西社会科学,2019,39(03):241-253.